

军代表

万 利 杨新防 连 兆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军代表

万 利 杨新防 连 兆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代表/万利,杨新防,连兆著.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24-6635-2

I. ①军… II. ①万… ②杨… ③连… III. ①长篇
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0212号

军代表

万利 杨新防 连兆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严俊 版式设计:何海林

责任校对:刘雯娜 责任印刷: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5 字数:726千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635-2 定价:4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值此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之际，谨以本书敬献给
为铸造卫国利剑做出巨大贡献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们！**

随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一群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军人，来到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就是兵工厂。在没有围墙的军营，在一穷二白、人迹罕至的群山深处，他们见证了共和国军工事业的诞生和成长。他们放弃过美满的生活，放弃过甜蜜的爱情，放弃过理想的追求，甚至放弃了生命，但是，唯一没有放弃过的，就是他们的忠诚。无论对亲人朋友，还是对民族国家，忠诚是他们最基本的信念。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他们用忠诚诠释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也正是因了这忠诚，因了这忠诚释放出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在共和国六十年发展的征程中，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他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站在国家力量凝聚的制高点。

一切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他们矢志不移的追求。

他们是共和国卫国利剑的监造官，是保卫祖国安全的长城基石，是和平年代里离战场最近的战士。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军代表。每一把卫国利剑铸造的背后，你都能看见他们坚毅的身影。

——代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37
第四章.....	052
第五章.....	067
第六章.....	082
第七章.....	096
第八章.....	110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9
第十一章.....	155
第十二章.....	170
第十三章.....	186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8
第十六章.....	237
第十七章.....	254
第十八章.....	270

第十九章.....	285
第二十章.....	302
第二十一章.....	319
第二十二章.....	334
第二十三章.....	350
第二十四章.....	365
第二十五章.....	380
第二十六章.....	396
第二十七章.....	410
第二十八章.....	426
第二十九章.....	442
第三十章.....	458
第三十一章.....	474
第三十二章.....	489
第三十三章.....	505
第三十四章.....	521
第三十五章.....	537
后 记.....	551

第一章

还在很小的时候，又倔又犟的高怀山就在高家坪村很有名。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撵鸡斗狗粘知了，这些在大人眼里看上去很是危险的事儿，高怀山总是不止一次兴趣盎然地去尝试，连素日在儿子面前不苟言笑、威严十足的高志义也拿他没法子，只好在一顿鞋底穷揍之后骂一句“邪了门的愣头青”作罢。

高怀山从小不信邪，当然也就不会信命。可是当他几十年后深夜沉思辗转无眠的时候，许多次就在脑海里冒出这样的一个念头：命运这玩意儿或许是有一定定数的，只是它先前的暗示或者提醒，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抑或是没有用心想到罢了。

比如那天早上。

从下半夜就开始按照叶如钢的命令悄悄运动设伏的县大队百十号人，跟他们的大队长高怀山一样没有想到，拿下这个几年来一直令他们恨得牙根生疼的大桥据点会这么容易。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高怀山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已部署就绪，中队长梁有才拎着那把前不久刚刚缴获的盒子枪，就大摇大摆地到了围子墙的东门前，只喊了一句“老子是沂蒙县大队的”，门口高高吊起的吊桥就“吱吱呀呀”地放了下来，随后鬼子少佐山本就在翻译官的陪同下出现在吊桥对面。山本“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翻译官就扬着手中的白色手套问道：

“既然你们是县大队的，高怀山先生在不在？”

梁有才皱了皱鼻子“哼”了一声，右手用枪筒顶了顶帽檐，就势将左手卡在腰里说：

“废话，这还用问吗？老子几百号人马都来了，高大队长咋能不在？邱大牙，你赶紧告诉小鬼子，我们八路军县大队已经把大桥镇围得滴水不漏，你们这些龟孙子插翅也难飞了，我们高大队长说了，今天咱们要决一死战，新账旧账一块儿算个清楚！”

翻译官邱大牙哈哈腰，脸上带着媚笑说：

“爷们儿，既然高大队长也在那就好办了。大桥镇驻军已经决定放弃抵抗，请

高大队长前来商量接收事宜吧。”

梁有才打量了一下眼前高耸的围墙，盯着对方看了半天，不太自信地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埋伏圈，使劲跺了下脚道：

“那好，邱大牙，你小子听着，小鬼子这回要是敢耍啥花样儿，老子就一个一个地活剥了你们的皮！”

邱大牙连连点头称是。梁有才又大摇大摆地折身回来。

高怀山一听梁有才如此这般说，沉吟了片刻说，看来小鬼子投降的事儿是真的了，中，老子这就去会会他们！身边的队员却纷纷阻拦，七嘴八舌地说小鬼子最不讲信义，说不定又会是一个圈套哩，咱们眼看就要胜利了，犯不上去冒这个险。高怀山自信地笑着摇摇头说，咱们跟小鬼子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没能伤着老子一根汗毛哩，眼下小鬼子气数已尽，早就让咱们给打趴下了，就算是借给他们十八个胆子，他这个时候也不敢再乱呲牙。叶司令员不是早就说过邪不压正吗，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上怕他个球！

高怀山带着梁有才等十几个队员大摇大摆地进了大桥镇。据点里的鬼子伪军早就赤手空拳集中在了炮楼前的空地上，枪支弹药像小山一样整齐地码放在旁边，几个鬼子兵正蹲在周围埋头清点着。高怀山一挥手，梁有才等人“呼啦”一下迅速散开，立马就形成了一个半月型的包围圈。山本木然地站在高怀山旁边，冷呆着眼睛看着县大队的人马鱼贯进入镇子。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日头还不到两杆子高的时候，整个大桥镇就已经完全控制在了县大队的手中，近二百名鬼子伪军被集中关押在了一个院子里。奉支队司令员叶如刚之命接收大桥镇的高怀山，这时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见镇子里已经恢复了秩序，便提步纵身上了围子墙。

围子墙高约两丈，宽有八尺，甬道两边垒着密密麻麻锯齿一样的女儿墙，女儿墙后面则散落着许多沙袋，大概是鬼子们先前准备在围子墙万一被炸开豁口的时候，做临时填充物用的。站在围子墙上纵目四望，高怀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距离县城一百来里的大桥镇，原本是一个沂蒙山区边缘的普通小山村，背依一望无尽的连绵群山，前面就是有名的益临公路。村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紧邻公路，也有几家饭店旅社，看上去就有了些规模和繁华。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打到了大桥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百姓，谁也想不到这儿会是个战略咽喉要冲。村子周围有一条环绕的小河，河水源自深山，水量虽然不大，但一年四季细水长流，紧依河岸原本有一道用石块砌成的围子墙，或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围子墙早已坍塌废弃。日本鬼子侵入沂蒙山区后，时任小队长的山本率兵来到这里，深挖了河道，重修了围子墙，建起了炮楼据点，大桥村就变成了大桥镇。由于大桥镇地处有利地形，楼坚炮利，易守难攻，一时间竟成了除县城外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不仅常年屯兵数百，更是鬼子进入沂蒙山区“扫荡”的桥头堡，加上扼守益临公路，控制南北交通，更可以随时前出昌潍平原，阻断沂蒙山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八路军山东纵队叶如刚部与沂蒙县大队曾几度联手，试图拔掉这个眼

中钉肉中刺，可惜均未能得手，因此即使得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叶如刚还是把最得意的手下干将高怀山派来执行这个任务，并明确指示要严阵以待，“拿癞蛤蟆也要摆下捉虎阵”，如今看来，假如小鬼子真要负隅顽抗，啃下这块硬骨头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哩！

高怀山正遐想间，梁有才带着山本和翻译官邱大牙上了围子墙。高怀山满脸诧异地看着来人走近，邱大牙已经哈腰媚笑着说明了山本的来意：

“高大队长，山本现在是你们的战俘，他知道你们优待俘虏，对您也是万分敬佩，只不过他说自己虽然战败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想跟您——跟您探讨一下。”

高怀山搓了把脸微微一笑：

“探讨倒不用那么客气，我们是老对手了，有啥问题就问吧。”

“山本说现在镇子已经在你们手里了，那是他心甘情愿俯首相让。请问高大队长，如果他们继续坚守下去，凭你们手中的武器能够攻得下来么？”邱大牙冲山本说了几句什么，山本沮丧的脸上又现出了倨傲的神色。高怀山冷冷一笑，沿着围子墙走了几步，使劲拍了拍垛楼说：

“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我手里的家伙，可惜最终的胜利者是我！你告诉山本，这里是我们的中国人的地盘，就算他的枪炮再厉害，也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别说老子手里也有不吃素的家伙，就是用人山人海围起来困，也能把这些杂碎困成臭驴肉干！”

“那高大队长知道这个据点里存了多少粮食么？”邱大牙见高怀山有些生气，紧张的脸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连忙解释分辩道，“高大队长，这可不是我的意思——您看见镇子后边的那个山洞了吗？别说据点里现有的存粮，就是光山洞里的那些后备粮，就能够支撑这里的驻军吃三年哪。”

高怀山扬脸“哈哈”大笑道：

“邱大牙，那你问问山本，他知道老子今年多大了么？实话告诉你，老子今年还不到二十岁，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老子也耗得起！”

山本的脸色变得像猪肝一般，还要再分辩什么，高怀山已经看见从县城方向的公路上飞奔来一匹枣红马，不用问便知是叶司令员的通讯员小陈来了，便挥了挥手说：

“行了，别再啰唆废话了，让他回去老老实实待着吧，一会儿就把他们押送去县城回老家，国民党的兵正在那儿等着他们呢——操，不就是觉得自己的枪炮好使么？老子告诉你，邪不压正这是天理，光想凭着手里有几件破玩意儿，就敢到别人家里杀人放火抢东西，那他准死定了！”

山本和邱大牙逡逡巡巡地下了围子墙，小陈也飞马到了门口。高怀山一见小陈已经浑身湿透，脸上满是紧张的神色，就知道一定有紧急情况，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去，接过小陈送来的支队司令员叶如刚的亲笔手令一看，脑袋就“轰”的一下大了。梁有才从来没有见过高大队长如此惊慌的神色，站在一边也跟着发愣，高怀山

深吸口气定了下神，走过去使劲捅了梁有才一拳，压低了嗓门道：

“臭小子，别傻愣着了，赶紧集合队伍跟老子进县城——留下十来个人收拾摊子就行——佐佐木这个王八蛋又出幺蛾子了！”

佐佐木也是个鬼子，而且是侵略沂蒙山区的鬼子头。这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目空一切的家伙，经常变化着手法进山“扫荡”，手上沾满了沂蒙山区抗日军民的鲜血，高怀山的父亲高志义就牺牲在他的手里。

那是1940年的深秋，沂蒙山区的庄稼已是一片枯黄，漫山遍野的树木在飒飒的秋风中无精打采地摇曳着，只剩下半边的夕阳似乎也失去了往昔的神采，懒洋洋地缩进远处的山岗。在夕阳的余晖里，一条狭长的山谷静静地横卧在万物萧疏的沂蒙山中。山谷北侧，隐约感觉有人影在闪动。

为反击日寇对沂蒙山区的又一次秋季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由三十多岁的营长叶如钢带领，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已经沿着山谷一侧设伏完毕，像潜伏已久的猎人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远远地，一大队鬼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山谷，从队伍的长度上判断，少说也有二三百人。随着走在前面的鬼子长枪上挑着的红白两色膏药旗的起伏，这队鬼子距离叶如钢他们的伏击圈越来越近了。

叶如钢机警地伏在树后，用刚刚缴获来的德国“蔡司”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回过头来，阴沉着脸对身边的县大队刘大队长说：

“刘大队长，你们这情报是怎么搞的？你不是说这一路扫荡的鬼子只有一百多个么，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

刘大队长从叶如钢手中接过望远镜，对着谷地寻找了一会儿目标，眼见得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倒吸了一口冷气，疑惑地说：

“乖乖，这可真是出了鬼了！叶营长，情报是我们县大队的老侦察员高志义带人摸回来的，咋会错嘞？老高一向精细得很哩……”

叶如钢瞪了刘大队长一眼，抢过刘大队长手中的望远镜又放在眼前，边观察边问：

“高志义？就是高家坪村那个高木匠？他人现在在哪儿呢？叫他赶紧过来！”

刘大队长神情紧张地用袖子擦了擦汗，说：

“他……他是派人送回来的信，自己还在山口盯着，没回来哩。”

“算了，别找他了，来不及了。”叶如钢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

刘大队长紧张地问：

“叶营长，鬼子来得这么多，咱们今天还打不打？”

叶如钢回头瞪了刘大队长一眼：

“打不打？怎么能不打？纵队总部机关就在后面的山里，咱们要是把这些鬼子放进去，总部机关的麻烦就大了——鬼子再多也得打！”

说话间鬼子已经陆续进入了伏击圈。

叶如钢扭头看看埋伏的队伍，出了一口长气，对身边的警卫员说：

“告诉战士们，今天得跟小鬼子拼了！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能让鬼子穿过这条山谷！”

警卫员应声传了下去。

叶如钢左手拿着望远镜慢慢地举到眼前，右手轻轻地向上方抬起……

八路军伏击阵地斜对面的山坡上。四十多岁的高志义手里拎着一杆枪，正猫着腰在山林中急速穿行，努力向鬼子队伍靠近。他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山谷里越来越近的鬼子大队，额头上挂满汗珠，明显看出内心的焦急和不安。

一阵晚风吹过，漫山遍野的草木发出飒飒的声响，高志义深深地吸了口气，继续弓身前行。

忽然，一块巨石后面传来一声低低而又稚嫩的声音：

“爹——”

还没等高志义反应过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便从巨石后探出身来。

高志义一愣，连忙纵身过去：

“小山子，你——你咋在这里？！”

小山子手里拿着一把弹弓，从身后拿过几只野鸡：

“爹，俺来打野鸡哩！”

高志义气恼地拍了一下儿子：

“混账玩意儿！没看见山下来了鬼子？你不要命了？”

小山子嘻嘻一笑：

“爹，俺早就看见了——俺知道八路军要打鬼子——俺也想跟你一样，从鬼子手里弄杆枪哩！”

高志义一惊，压低了声音说：

“八路军？你看见八路军了？他们在哪儿？”

小山子往对面的山坡上一指：

“那儿——他们都藏在那边了！”

高志义泄气地靠在石上，像是对儿子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糟了，这下可糟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身子靠在石头上，从身上解下子弹袋，取出仅有的五发子弹，仔细擦拭了一下，将子弹推上了膛，回头又对儿子说：

“小山子，小鬼子这回看来是想玩命哩！爹这次侦察得不准，咱们的队伍搞不好要吃大亏。爹要引一部分鬼子过来，你得帮帮爹的忙——你怕不怕？”

小山子扬扬手里的弹弓，摩拳擦掌道：

“爹，俺不怕！小鬼子的头也是肉长的哩。”

高志义笑了一下，摸摸小山子的头：

“小子，真是我儿子。”随手从怀里掏出一串鞭炮，对儿子说：

“拿上这个到山顶上去，你找块石头藏好。只要听到爹一开枪，你就开始点炮——记住，要节省着点儿，别一下子都用完了！”

小山子笑笑：

“爹，俺懂得哩。以前你带着俺上山打野兔，不就是俺帮你用它轰兔子么？”

高志义拍拍儿子的肩膀：

“没错。去吧。记着，鞭炮一放完就赶紧从后山回家！”

小山子起身要走又停下来：

“爹，那你呢？”

高志义看了看山下：

“爹手里有枪，你不用管爹——臭小子，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回去小心扒你的皮！”

“中！”小山子一边答应着，一边头也不回地向山上跑去。

高志义目送儿子的身影隐身到山上的树林里，长吐一口气，几步跳到山坡下面的一处地堰后面，身子趴在地堰上，把手中的长枪搭在一个凸出来的土堆上，凝神静气瞄准了一个骑在马上鬼子军官，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估摸着儿子已经到了山顶，便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啪！”

叶如钢正要下令开火，山谷对面的树林里突然一声枪响。山谷里一个骑在马上鬼子军官应声倒下，大队立刻停止了前进，鬼子们慌作一团趴在地上，胡乱放起枪来。紧接着，山顶上传来“噼噼啪啪”的连续声响，像是有几挺机枪在怒吼。

叶如钢惊讶地看看刘大队长：

“怎么回事？”

刘大队长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惊喜地对叶如钢说：

“叶营长，是老高，高志义！”

叶如钢见鬼子队形已乱，双目圆睁，把已经抬起的右手猛地向下一挥，大喝一声：

“打！”

居高临下的八路军一阵手榴弹乱轰之后，枪炮齐鸣……

八路军伏击阵地对面山顶上的树林里，小山子依靠在一棵粗大的松树后面，正在一板一眼认真地“砰啪”放着鞭炮。

高志义往山上跑了十几步，伏在一块石头后面，瞄准鬼子队伍又开了一枪。又一个鬼子应声倒地，但鬼子的枪声也随之密集了起来。

高志义靠在一块大石后平定了一下喘息，伸手从衣兜里又摸出一粒子弹，下意

识地摇了摇头，这是他手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了。

高志义慢慢地将子弹压进弹膛，跃出大石，站在山坡上，放声高喊：

“小鬼子，大爷在这儿哪，有种你们就上来——”

一队鬼子喊叫着追上山坡。

一连串的迫击炮弹也呼啸着飞了过来。

高志义端起枪，又一个鬼子被击毙。与此同时，一发炮弹落在高志义的身边。

高志义的步枪被气浪掀到了半空。

小山子哭喊着冲出树林，奔跑至高志义身边。

高志义浑身是血躺在地上。那支步枪被拦腰炸成两半，只有背带相连。

小山子跪在高志义身旁放声哭喊：

“爹，爹——”

高志义勉强睁开眼：

“小山子，别哭，爹没事儿——”

小山子伸手要背父亲，高志义摆手阻止：

“别管我——你赶紧下山回家——找铁匠王来成大叔——以后他会照顾你的——”

小山子竭力想止住高志义腰部的鲜血，但是涌出的鲜血马上就把小山子的双手染红了。小山子慌乱地撒着手哭喊着说：

“不，俺谁也不要，俺只要爹——”

高志义闭着眼：

“傻小子，你记着，王大叔也是你的爹……”

高志义头一垂，一滴泪珠挂在眼角。

小山子咬着牙把两截枪挂在脖子上，背起父亲走进山林。

太阳刚刚贴近西山顶的时候，山谷里的鬼子就已经开始溃退了。叶如钢带人冲下山谷，迅速打扫战场。

一个年轻战士捡起一支被炸断的步枪，看了看扔在一边，又去捡其他的枪。叶如钢走过去，拾起被丢在地上的步枪，转过身来递给那个战士，骂道：

“缴一支枪容易吗？败家子！”

那个战士支吾着说：

“营长，这枪都烂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瓜娃子，你以为造一支枪那么容易吗？这枪修一修照样可以打鬼子！”

那个战士低着头，默默地从叶如钢手中接过那支枪，轻声回答：“是！”

叶如钢喊过刘大队长，吩咐道：

“你马上带人上山接应高志义，然后到高家坪集合。”

第二天晌午，高家坪村外的山坡上，一座新坟刚刚堆起，还有些潮湿的泥土上

插着一根木杆，木杆顶端的纸幡被秋风吹得瑟瑟作响。坟前新立起的木板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叶如钢的墨迹：“抗日游击队员高志义之墓”。高志义的儿子小山子跪在坟前，两眼已经哭得红肿。铁匠王来成和叶如钢营长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

叶如钢轻轻转过身，抹了抹眼睛，庄重地戴上了帽子，轻声对身边的铁匠王来成说：

“老王，看来这孩子只能托付给你了。”

王来成扭头看了看坟墓，叹了口气说：

“唉，这孩子命苦啊。去年佐佐木带着鬼子进山里扫荡，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他娘被打死了，现今不到一年他爹又——唉！”

叶如钢眼圈发红，强忍住眼中的泪水，一字一板地说：

“鬼子欠下的血债，一定让他加倍偿还！这孩子，老王你就多费点心吧。”

王来成从怀里摸出烟口袋，一边装烟一边对叶如钢说：

“费心谈不上。叶营长，不瞒你说，小山子还是我将来的女婿哩。”

叶如钢一愣，随口问道：

“哦，咋回事？”

王来成苦着脸点着了烟，使劲嘬了一口，吐出一个烟雾，低声说道：

“你不知道，咱这里有个风俗，兴订娃娃亲。我家是闺女，老高家是小子，我们老哥俩一合计，就给孩子们定下来了，说来都有好几年了。只是孩子们都小，还没跟他们捅破这层窗户纸。”

叶如钢看了看呆呆地跪在坟前的小山子，轻叹了口气：

“我晓得了。这个风俗我老家四川那里也有——格老子，既然有这一层，那我就放心了。老王，等他们长大了，可别忘了请我来喝他们的喜酒！”

这个时候王来成的独生女儿玉芬只有十多岁，整天头上扎着两个朝天的小辫在人群里乱钻，连个黄毛丫头都算不上，但是如果论参加革命工作的实际年限，玉芬跟15岁的小山子相比却是个“老革命”，因为玉芬的爹王来成是个有名的铁匠。

在抗战最初的年月里，铁匠是八路军队伍里的宝贵人才，而有名的铁匠更是宝贝疙瘩。那时枪支弹药是十分珍贵的，一般的铁匠虽然不能造枪造炮，但是可以修理枪炮，尤其是修理那些从战场上缴获来的鬼子的坏损好枪，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所以铁匠往往是被动员参加八路军的重要对象。

王来成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铁匠，他打造的镰刀、剪刀比“王麻子”的还好用，而且吹毛断发锋利无比，不过王来成铁匠参加八路军并没有需要动员。他是自己主动投奔八路军队伍的，因为日本鬼子进入山东沂蒙山区的头一年，王来成的妻子就被“扫荡”的鬼子兵打死了。王来成带着年仅8岁的女儿玉芬逃进了山里，正好遇到了叶如钢率领的八路军独立营。那个时候八路军刚刚从西北开进山东，正好需要王来成这样的人才，只是因为玉芬年龄太小拖累了王来成，王来成才被编入了县大队，但是独立营的枪支修理任务还是由王来成负责的。

王来成铁匠升起炉火修枪的时候，女儿玉芬就负责拉风箱，玉芬拉了3年风箱之后，小山子才参加了县大队，被安排给王来成铁匠当助手。说是助手，其实就是拉风箱，因为那个时候小山子才只有十四五岁，还抡不动大锤。

小山子一开始并不想参加县大队。他的梦想是当八路军，可是叶如钢营长不同意。当然年龄小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因为小山子是高家的一根独苗，叶如钢敬佩高志义夫妇的忠义，不忍心让年幼的小山子轻易履险。

高志义是当地有名的木匠。高家坪村是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人口不多但很有名，正是因为高家坪村有高木匠和王铁匠，不过高志义参加抗日队伍并不是因为他是有名的木匠，而是因为高志义还是当地有名的猎手。高志义枪法准在四邻八乡是出了名的，连日本鬼子都知道，甚至有一段时间曾经下令大桥镇上据点里的鬼子，不许两个人以下走出炮楼外的铁丝网，以免被高志义的神枪“点名”。

胆大心细、枪法好的高志义担任了县大队侦察锄奸中队的队长。如果高志义不是在这次鬼子大规模的“扫荡”中不幸牺牲，小山子的人生或许将是另外一条轨迹。

失去了双亲的小山子大名变成高怀山的时候，满脸稚气的他同时也就成为了县大队的一名“战士”。名字是叶如钢营长亲自给起的，大概有告诫他永远不忘故乡沂蒙山的意思。高怀山那时倒不在乎叫啥名字，他不甘心的是不但没能直接当成八路军，而且成了“县大队战士”的他竟然被安排当了做饭的伙夫！

打铁做饭闲暇之余，高怀山总爱一个人悄悄地坐在村口的大柿子树下，默默地看着通向山外的小路出神。他知道山外有个大桥镇，大桥镇的那边还有个县城，杀害他爹娘的仇人就住在那里，要想报仇雪恨，就必须拿起枪来打到那里去。在此后的几年里，高怀山随着队伍不止一次地出山伏击偷袭，尤其是当了大队长之后，更是数十次带着县大队的弟兄们兵临城下。遗憾的是由于手里没有趁手的家伙，尽管打得小鬼子们闻风丧胆，却始终没能打进县城。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接到叶如钢司令员立即驰援县城的严命，高怀山当即调集了大桥镇的十几辆马车，带着县大队的人马风风火火赶往县城。似火的骄阳和刚刚拿下大桥据点的兴奋，让高怀山心里也热得像着了火。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充满了喜剧色彩的县城之行，已经为他将来命运的转折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县城里求援的是国民党军的新编三十四团。说是新编，其实是新而未编，因为从组成建制到出事后被取消番号，前后总共不过十来天的工夫，不少营连指挥官甚至连团长的面都没有见过。

日本人战败投降的事儿是早有征兆的，但是躲在峨眉山上的蒋委员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因此大批在大西南大西北“御敌”的精锐国军一时间难以迅速东进，加上山东地区本来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根据地，因而国民政府

军的势力在山东就几乎是一片空白。好在蒋委员长虽无民望却有实权，一方面电令山东的八路军就地待命，一方面命令山东国民政府立即组织接收力量。可是山东省政府自沈鸿烈因战败辞去主席职务后并未有新人履职，国民政府群龙无首早已名存实亡，到了8月中旬，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已经宣告成立。蒋委员长不甘心将山东全境拱手相让给共产党，急令鲁南苏北的国军组织力量北上接收，新编三十四团于是应运而生。

三十四团团团长莫大奎，原是驻苏北地区的一个保安司令，抗战无能保而不安，但是搞反共摩擦却是把好手，制造皖南血案围剿东进新四军的刽子手里就有他一个，因此虽然有抗战失地之罪却并未受惩罚，这次获重庆方面再次重用，自然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连忙东拼西凑编了这个三十四团匆匆北上。八路军为了顾全大局，划出了几个县城让其“接收”，其中就包括沂蒙县大队所在的这座县城。可惜癞狗扶不上墙，兔子终究不能驾车，莫大奎在重新“出山”的第一站就被日本人弄得灰头土脸。

莫大奎率部接收县城一事，是早就通告了日本驻军首脑佐佐木大佐的，因此当莫大奎带着三十四团来到县城南门的时候，守候在门口的鬼子伪军只是稍作盘查就打开了大门放行。一个军曹模样的鬼子毕恭毕敬地在前面引导着，骑着高头大马的莫大奎就这样率队来到了位于县城中心的鬼子据点。

县城里的鬼子伪军也已经集合完毕，偌大的操场上成建制地站满了黄麻麻的一片，只是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的莫大奎并没有留意，被接收的一方并没有放下武器。

鬼子队列的前方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条桌，上面蒙着白布，摆放着笔墨纸砚，佐佐木和几个职衔较高的鬼子笔挺地站在桌子后面，看来早就做好了投降的准备。莫大奎一看这架势，心里很是欣慰和轻松快意，这种情绪当然也感染了他的部下们。部下们本来是乌合之众，起初进到城里的时候心里还是忐忑惴惴，至此也都完全放下了心，想到马上就要接收发财，不由得一个个心旌荡漾，因此尽管都挺直着身子，队伍排列得却不太成形了。

莫大奎跳下马来，抻了抻笔挺的新军装，大摇大摆地走向受降台。可是还没等他开口，佐佐木就用流利的中国话开口了：

“鄙人佐佐木大佐，请问阁下就是高怀山先生么？”

莫大奎被问得一愣。他怔怔地愣了下神，清了清嗓子傲慢地说：

“本人是国民政府军新编三十四团团团长莫大奎！”

佐佐木也是一愣，侧脸看了看身边的几个军佐，眉头迅速地皱了皱，冲身旁的鬼子叽哩哇啦讲了几句，沉声转对莫大奎道：

“莫大奎？你不是高怀山？”

莫大奎更是云里雾里了。他重重地“哼”了一下，扭头问身后的随员：

“高怀山？高怀山是谁？”

随员们也是一脸茫然，无奈地摇着头。

佐佐木冷冷一笑，重重地清了一下嗓子：

“这么说阁下并不是高怀山的队伍？”

莫大奎扬脸冷笑道：

“当然不是！我们是堂堂的国军，奉中央政府蒋委员长之命前来受降接收——高怀山是哪个林子里的鸟？”

佐佐木嘿嘿一笑，摇了摇头说：

“高怀山不是鸟——”

佐佐木话音未落，突然向身后一招手。身后的鬼子立即“刷啦啦”子弹上膛，成战斗队列包围了过来，只一瞬间工夫就将毫无防备的莫大奎等人围了个水泄不通。莫大奎惊恐地原地转了几个圈，双手颤抖着问佐佐木：

“你——你们要干什么？”

佐佐木见已经对对手形成了全面包围，长舒了一口气，面带微笑地走近莫大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阁下不要惊慌，鄙人没有恶意——请阁下命令你的人暂且放下武器，不要擅自乱动，我们是保证不会开枪的——”

莫大奎看了看周围的形势，知道自己又一次身陷不测之地，额头上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他叹了口气，无奈地苦笑道：

“你们——你们不讲信义……你们嘴上说投降却来这一套，这是早有预谋的陷阱——”

佐佐木仰天大笑道：

“陷阱是没有的！不过，我是帝国的军人，只敬佩真正的勇士！我们虽然战败了，但是只向战胜我们的对手投降——很遗憾，阁下并没有受降的资格——在我的战区，只有八路军高怀山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没有他的出现我将拒绝投降！”

莫大奎困兽犹斗心有不甘，涨红着脸争辩道：

“佐佐木大佐，作为国军特遣的受降代表，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你们的天皇已经下令无条件投降了！”

佐佐木冷冷一笑：

“我并没有拒绝执行投降的诏令，但是我有保留选择投降的对象和方式的权利——”

佐佐木话音未落，向身边的鬼子用力一挥手。鬼子的包围圈立刻又缩小了许多。莫大奎明白大势已去的自己已经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佐佐木的条件。

名不见经传的高怀山的名字，就这样通过电波一级级传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然后又迅速通过八路军山东纵队传到了叶如钢的独立支队。

率队在颠簸不平的公路上急速向县城辘行的高怀山，此时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第一次坐着马车行军执行任务，高怀山心里涌动着莫名的惬意，因此尽管烈日